

# 评估终止后谁主高校“沉浮”?

赵志疆

## 今日论语

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高校重点学科审批,一直都是许多高校办学过程中的指挥棒。但近年来重点学科审批饱受争议,日前《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》发布,取消了国家重点学科审批。

高校综合实力的竞争,其实就是学科水平之间的竞争。当然,对于高校来说,参与评估不仅为展示竞争实力,同时也为争取“重点学科”,以赢得更多的政策与资金支持。面对有限的教育资金,评估的巨大魔力不难想象。

但是,因为掺杂了太多利益

诉求,高校评估日渐在实践中偏离了既定的方向。早在2008年,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纪宝成就曾列举了高校评估的“三宗罪”:第一,评估太多太滥,缺乏总体设计;第二,教育评估体系、方法单一,拉不开差距;第三,评估造假,敷衍了事。取消国家重点学科审批,既不失为对外界质疑的回应,也不失为一种高校发展理念的纠偏。更为重要的是,也终止了评估主导的形式主义泛滥,以及高校间以引进人才之名互挖墙脚的局面。

取消重点学科审批只是祛除高校行政化的一部分,并不意味着评估本身毫无意义。对于高校而言,衡量学科实力需要评估,问

题的关键是,由谁来为此打分?实际上,这也正是行政力量退出之后备受舆论关注的焦点。作为国际通行惯例,引入完善的独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当为大势所趋。与行政力量主导的评估相比,第三方评估不仅更加客观中立,而且因其不具备资金分配的作用,高校也更能心态平和地接受。当然,前提是评估机构足够专业而权威,干的不是有些社会机构以评估、评奖谋利的勾当,并能以公开透明的方式提请公众监督。

行政力量主导的评估之所以滋生诸多乱象,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涉及资金分配。没有了重点学科这个标杆,在教育资金有限的前提下,如何合理分配显然

是各高校最为关注的问题。以往高校不惜成本参与评估,多希望通过“重点学科”评估在资金分配中重新洗牌。如果教育资金不能以一种更为科学合理的形式分配,即使取消了重点学科审批,也难免会有其他的行政审批取而代之,使其积极意义大打折扣。

以向学校放权为方向,淡化学科审批的行政色彩显然只是第一步,由此,还应当逐步取消重点实验室、国家精品课程等其他各类行政审批项目,并在招生、学位授予等领域推进简政放权,只有真正实现了自主办学、学术自治,高校才能坚守其独立之精神、自由之灵魂,而不至于在整齐划一的评估中泯灭特色。

## 新民随笔

### 省下的都是钱

吴强

一片违建,搭了拆、拆了搭。偷偷摸摸搭,曝光后,轰轰烈烈拆,报道后,民心大快;但是,大快很快过去,违建又长起来了;

一条河道,脏了清、清了脏。偷偷摸摸排,曝光后,轰轰烈烈清,报道后,民心大快;但是,大快很快过去了,河道又脏起来了;

一处公共设施,建起来时风光无限,日常维护丢在脑后,曝光后,才说要大修。大修花的钱,或许比日常维护多得多,但日常维护工作难以看到,大修则又可以大张旗鼓……

这三类事情,都是本报报道过的,不再点名,因为并不是个案,有一定共性:

媒体监督后,有关政府部门作出回应、有所动作这件事情,一方面当然要肯定其为民生、公益考虑,有服善之勇;但另一方面,这样的整治方式总难让百姓满意。问题之所以一再复发,治而不理,当然说明整治管理的确有难度,可能有历史欠账、有多方博弈、有牵制掣肘,同时也凸显了长效机制的重要性。没有长效机制,这类问题就容易沦于不举不究、治而复发的窘境。

再进一步,每次的整治活动,可都是要花钱的,在不少案例中,花的钱还不少,比如拆违,拆除需支付机械费用和人工费用,仅一台挖机每天租借费用就至少约1500元,还要付工资给实施拆除的工人。因此,除了大快人心之外,还要知道,执法是有成本的。这个成本固然因为违法现象的多少和难易而不同,但更可能因为治理方式的效率而有高低。好的机制,可以花小钱办大事;不好的机制,可能花大钱却没办成事,或者没办成多少事。为什么会这样,我不愿做无根据的猜想,只假设为有关部门脑筋动得还不够,法子想得还不多。

这两天,本市部分市级预算单位公开今年三公经费预算,政府自身开支继续缩减,有的预算单位公务用车出现“零预算”,这当然是可喜现象,没有必要的公车费,省一笔是一笔。日常行政中的花销,比如上面说的顽疾整治,可能没有“零预算”那么显眼,但只要省下来的,何尝不也是钱呢?

# 放要真放,管要真管

## 权威声音

前不久,有中央领导同志到基层调研,了解大学生创业者是否需要增加“营养”。有创业者反映,股权变更登记太复杂,把投资者给吓回去了。一番对话,引发思考:政府是不是管得过多过细过死了?是否存在该管的没能完全管住管好,而该放的没有彻底开放到位?

对于政府来说,削手中的权,去部门的利,割自己的肉,不简单,也不容易。现实中存在的种种“肠梗阻”现象,充分体现了这种自我革命的难度。一是放权不对位。给海岛城市下放草原经营许可,向缺煤地区下放煤炭开采类许可事项,看上去权力不少,实际上有权难用。二是放权有水分。一些行政审批事项中央放下了,省市又捡起来;部委取消了,协会又如获至宝。三是放权不彻底。受理权放了,终审权紧攥手中;决定权放了,发证权却不放。克服这种“没好处的容易放,有油水的死命攥”的苗头,是简政放权的难点。

简政放权绝不是让政府当甩手掌柜。面对权力下放的过程,如何构建联动机制,让上面放得到位、基层接得住,使权能匹配、权责对等、权属清晰?面对简政放权后的市场,有没有事中事后的监管能力,能不能建起横向到底的监管网络和科学有效的监管方式,进而跳出“一放就乱、一管就死”的怪圈?这些问题的回答,不仅需要大公无私的勇气,更需要善于学习的智慧。(人民日报评论部 刊今日《人民日报》本报有删节)



## 新衣帖

谢春彦

大风起兮帖飞扬,安得功甫兮归故乡, 袞袞龙袍兮金装,就不是皇帝新衣裳? 甲午三月春彦再戏写功甫帖案



## 自由谭

有新闻消息说“湖北宜昌客运站造型似棺材”,网上搜图,果然酷似。作为公共设施,崇尚安全的客运站设计建造得如此不合民俗心理,不大理解。奇葩成那样,网友就开始调侃了,有说这是比喻“升官发财”的,有说这是为了“警示安全”的,还有挖苦说这是寓意“一路向西,此为终点”的,简直成了一场嘲笑的狂欢。

最近这些年,好像跟商量过一样,很多地方都创意爆棚,涌现了一批造型夸张的建筑。从北京的“大裤衩”到苏州的“秋裤楼”,从杭州的“比基尼”到抚顺的“大铁圈”,从“福祿寿酒店”到“方圆大厦”……要是仔细盘

# 奇葩建筑

薛世君

点一下,肯定是一个蔚为壮观的名单。我在网上浏览了一遍这些建筑的图片后,打心里生发出一阵感慨,只有想不到,没有建不成呀。

有一次,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北京“大裤衩”建筑师奥雷·舍人的一段访谈,一下子被刺痛了。他评价“大裤衩”时说得很直白,说这种结构在世界其他地方获准建造的可能性很小,因为当地的建筑规范不会允许建造这样的东西,而在咱们这里,很多地方都愿意尝试,也就为建筑设计行业创造了一方乐园。这也难怪有人痛心疾首,中国成了西方

设计师的“试验场”。这么多怪胎建筑、奇葩建筑接连出现,原因是多方面的。比如长官意识让规划成了摆设啦,比如“求洋”攀比心态啦,比如标新立异的心理等等,但有一条至关重要,就是没有重视公众的感受,这些建筑风格自然就成了“小众审美”,而不是大众审美了。

大概在30年前,美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要在巴黎卢浮宫前设计建造一个玻璃金字塔,但很多人都站出来质疑和反对。于是贝聿铭就先在卢浮宫前建造了一个1:1比例的

模型,邀请了6万巴黎人去参观投票,这样的良性沟通最终让贝聿铭的设计获得了民意上的通过。

从这件事上就能看出来,对那些影响城市面貌的建筑,还是建立一套公众参与机制比较好。最好还能像贝聿铭建玻璃金字塔的时候那样,提供直观的模型,让公众有直接的感受再发表意见。这样的一套公开程序走下来,不至于建出这些个“奇葩”吧?

反过来说,当一个标志性建筑物的“外号”叫得比“学名”还响亮,这个绰号传达的就很可能是一种情绪:对“视觉被暴力”的反对和抗议。其实,给不入眼的建筑起绰号这个事情本身,就是一种公众参与。只不过参与是在事后,而非事前,否则也不会让客运站鼓捣成棺材的造型吧?

## 新民新语

### 泡面

马丹

“低调做人”的“泡面君”最近可是“长脸”了——福州一名王姓高三男孩因为爱吃泡面,对各国泡面小有研究,被国外高校录取了!录取通知书里,大学招生官认真地写道:“在得知你对泡面的狂热后,你的辅导员推荐了你,委员会和我都确信你会坚持到底,并且能作为罗切斯特大学的一员成长得更加强大。”

很多人爱吃泡面,但肯定不知道“爱吃泡面”也能成为录取的理由之一。在中国传统的知识观里,吃泡面肯定是没有资格进入“正规”的知识系统的,甚至可能连业余爱好都算不上,而美国人居然关注到了这点,还鼓励王同学要“更深入地钻研你所热爱的事物”。当然,我猜想,这所学校在录取福州男孩的时候,肯定也先审核了他的成绩和能力,而“爱吃泡面”可能也是中介机构在给王同学几度润色申请文书时的“突发灵感”。但是,不管怎样,泡面就是歪打正着了,挑战了传统的“知识观”。

这使我不禁想起近日的两个调查,一个是宁波一所中学抽调了三所普通高中的高一、高二学生,发现只有4.58%的学生未来想当科学家,另一个是昨天上海虹口区调查发现有36%的学生认为大部分老师仍只关注学习成绩。那厢是科学家“遇冷”,这厢是“以分取人”仍然存在,也难怪本来只是速食的“泡面”脱颖而出,试吃天下泡面,尝出的是长期钻研探究和挖掘兴趣爱好美好的滋味。

可是,如此这般摆开了“速食”的泡面精神,是否也能给“速食时代”带来点改变呢?有个段子近来流传得很广,看得叫人啼笑皆非却不得不深思。段子说,“文章拯救了春晚”。为什么?因为,“东莞拯救了春晚;昆明拯救了东莞;马航拯救了昆明;文章拯救了整个马来西亚。于是,人们飞机也不找了,昆明事件也不祈祷了。”真希望,长了脸的“泡面精神”能成为时代的“慢板”,新闻事件的探究应该坚持到底。